■王征宇

■马浩

田野在,希望就在

五六十颗麦粒编织成复式的麦穗, 金灿灿的,一穗穗,就如一组组复调的 音符,铺叠,交织,和谐而美好向上。作 家鲍尔吉·原野讲,巴赫的音符里有麦 香。此话精妙。它们分别用精神内核 和物质颗粒哺育人类。巴赫用音乐赞 美耶稣为了人类的救赎,做出自己最彻 底、最伟大的牺牲;每一棵饱含天空厚 意和大地柔情的麦子,它们也是把自己 无私地交付养活人类。有麦田在,我们 就能长大,就能一代代好好活。想起这 些,内心就会腾起无限的温柔和感恩。

农历五月的田野,一片繁忙景象。 象群一样的联合收割机轰轰隆隆,推发 一样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半天工夫,几 十亩的麦地,就被收割一净。当天,麦 香就从田畈被移到院落,场地里布列出 一个个麦粒堆积的"金字塔"。"田家少 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 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 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一千多年前的 白居易与如今芒种时节田野展现的情 景,同也不同,同的是,南风起麦子黄熟 季候不变,而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人工收 麦,田里农活的劳烦早已划上了句号。

《诗经》的《伐檀》篇,怒斥"不稼不 穑"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奴隶主贵族老 爷,闪射出"劳动光荣"的思想。不劳而 获的不齿行为,依然遭农人的唾弃。告 别了稼穑压力的老家人,勤劳和与生俱 来的吃苦精神,促使他们很自律地来到 收割后的麦地。假日,我与母亲加入到 拾麦穗的人当中,在生态农场收割后的 麦地里,手拎编织袋,把地角、旮旯等收 割机割不到地方的麦穗,仔细剪拾一 遍。鞠躬一样地一次次弯腰,用剪刀把 一个个小辫似的饱满的麦穗剪下,半天 工夫,瘪塌的编织袋就鼓囊囊了。母亲

的面容因劳动显得红润,她掂了掂沉甸 甸的袋子开心地说,我们把麦穗晒上几 个日头,敲下来磨成粉,估计有四五斤 呢,发馒头,全家当早饭吃上一周都没 问题。母亲的脑子里好像长着一副换 算公式,转动一下,就得出了精确的结 论。淳朴的笑赶走了母亲的疲倦。最 匪夷所思的是邻家阿叔,把两只生蛋的 母鸡抱到了麦地,仿佛带上孩子赴宴一 样,母鸡勤快地在麦地里头一点一点地 啄食散落的麦粒,它们的瘦金爪,左右 开弓地拨弄开麦秸,边吃,嘴里还发出 欢喜的"咕咕"声,仿佛一遍遍地在向好 客的主人作揖和道谢。阿叔颇为自得 地张嘴"呵呵":"一起发挥特长嘛,人没 法拣拾的麦粒,母鸡一同帮忙,丝毫不

浪费。"大家听了笑了一阵又一阵。 难怪,完成神一样伟业的"米神"袁 隆平先生,会在梦中惊喜地发现,种的 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 么长,稻谷像花生米那么大,他和他的 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这样富 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美梦,把大地的博大 与神秘,以及耕耘者对土地的热爱与深 情,反映得光彩夺目。

站在田野上眺望,有理由相信,即 便看起来一块荒芜地,也是隐含着生机 的热土,只待有心人带着热情去复苏。

我还看到田野中竖得高高的一块 牌,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黑体字,带着 不容置疑的威严:保护耕地,我们别无 选择。如同十个荷枪实弹的战士,他们 紧挨在一起,有着誓死不移的坚定。人 是靠粮食活命的,守住粮田,就是守住 "家底",人心才安。——田野在,希望



夏日蚯蚓与蝼蛄

夏天尤其酷暑时候,酣畅淋漓的雷 雨过后,甚至雨水未停只是气势稍弱, 闷雷在远处轰隆翻滚,银蛇般的闪电还 在天空发威,一两只、三五只或者十来 只鸭子就按捺不住,急匆匆地冲出家 门,摇摆着肥硕的屁股,抢进雨帘里觅 食了——小东西哪里在乎什么闪雷,管 它危险不危险,为了一张扁嘴,拼了。 不是说鸟为食亡么,鸭子是水鸟啊。

■朱秀坤

雨中或者雨后的鸭子,最爱去村边 阴沟里、屋后水洼处或者门前草垛下 面,伸长了脖子,这边淘,那边觅,四处 搜索,将阴沟里的浑水搅得更加浑浊, 翻江倒海。寻得最多的荤腥是蚯蚓,有 时两只鸭同时发现了一条,两张扁嘴上 来就抢,吃得嗉囊处鼓鼓的,心满意足 了,才得意地迈着八字步,"嘎嘎"欢叫 着,懒散地排着队伍回窠。

天色放晴,身量低矮的渔夫会低头 扛把鸭锹,在阴沟边、草垛旁、颓圮的墙 根下挖蚯蚓。掘开黑得发亮的湿泥,就 会寻得乍见天光的黑红色蚯蚓——用 来作饵料的。将蚯蚓别在"人"字形的 鳝筒里,黄昏时分相隔一定距离半埋在 河沟里、水田间、灌溉渠中,用青草浅浅 地盖住鳝筒作掩护。翌日早起,准有肥 硕的黄鳝无奈地呆在鳝筒里,直到有人 将其从筒中取出,那里面有倒刺,黄鳝 再出不来的——谁让它馋蚯蚓的美味 了? 乖乖地束手就擒吧,"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是也。

蚯蚓常被孩子们用来钓鱼。从母 亲的针线盒里偷出一根缝衣针,在煤油 灯焰上烧红,尖嘴钳三弯两弯就成了鱼 钩,系上尼龙绳,绳的另一头缚在长竹 竿上就成了钓鱼竿。将刚挖的蚯蚓掐 成两段,鱼钩穿肠而过,伸进河水,悠哉 游哉的参鱼、鲫鱼、昂刺鱼一见了挣扎 的小蚯蚓,便迫不及待地咬钩,甩上来 便成了盘中美味。

小蚯蚓是庄稼的朋友,不但可以松 土,改良土壤,对保护生态也有直接作 用。雨后初霁的打谷场上常能看到小 堆小堆的泥团,由芝麻粒般的泥点连缀 而成,扒开来会看到粉红色的蚯蚓在活

动,那是它们在松土呢。

儿时听说蚯蚓是有毒的,常见穿开 裆裤的小男孩不小心让蚯蚓害了,小鸡 鸡又红又肿又痛,有什么法子解毒么? 民间的偏方是让鸭嘴含住小鸡鸡,过两 天就好。这叫以毒攻毒,鸭子不是爱食 蚯蚓么? 吃那么多蚯蚓也未见中毒,可 见鸭嘴可以解毒的,或者鸭嘴能分泌什 么解毒元素也未可知。想想颇有点像 《西游记》中,让昴日星官收服蜈蚣精的 做法了,昴日星官就是公鸡精,天敌 啊!后来知道,蚯蚓其实无毒,会分泌 体表黏液,可能是黏液让小男孩感染和 过敏性水肿了,鸭子的唾液也许就能抑 制蚯蚓黏液中的过敏性物质——大自 然有时真有相生相克的神奇,恰巧被智 慧的人类给发现了。

一直以为蚯蚓会歌唱,炎夏的雨后 夜晚,天气闷热时候为甚。跺一脚马上 噤声,过一会子又唱,唱久了才换口气, 稍事休憩,然后再唱。驻足细细地聆 听,会让人感觉到夏夜的静谧与梦幻般 的安宁,抬头,天上是晕黄的月光,那来 自地下的轻吟,让人心里顿觉清凉许

直至长大,读到李贺的诗句"嘹嘹 湿蛄声,咽源惊溅起",才知道错了,错 了好多年——是蝼蛄在歌唱。蝼蛄与 蚯蚓是隔壁邻居,同在地下,同喜潮湿, 但作为益虫的蚯蚓是哑巴,反倒害虫蝼 蛄会歌唱,真让人为蚯蚓而鸣不平。

蝼蛄具有趋光性,夏天的晚自习课 上,学校里的许多蝼蛄也爱到教室里蹭 课,灯光下就见一只只蝼蛄张开翅膀飞 了进来,肥嘟嘟的,一个弹跳就上了讲 台,又"叭"一声落在地上,闹哄哄地你 方唱罢我登场,热闹极了。胆大的就可 能越过窗户,不客气地落在了同学们的 课本上,它也想认认字吧?实在不应该 的,有一只竟落在了女同学小晖子的头 顶,城里来的小晖子吓得尖叫一声哭

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如今的 小晖子在浙江宁波,已成大学教授。

照镜子

照镜子,差不多是人人每天都要做 的事,更有甚者,凡反光处皆可为镜。 "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每日与镜中 人相对,日久生情,自恋生焉。

或许有了这份自恋,由内及外,花 红柳绿,暗香浮动,风暖水温,天朗气清 ……便觉世间美好。人的判断,有时是 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初相见。婴儿出生 时, 乍见觉得丑。不知是心理预期过 高,抑或是别的什么因由,不过,看着看 着,心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看越 好看,越看越喜爱,就像看到一粒发芽 的种子,茎肥叶嫩,勃勃生机。人多是 以貌取人,人的样貌,在他人眼里似乎 是某种表情。一见钟情,便是为外貌所 心折。相亲时,第一眼便感觉惊艳,与 之相处日久,感觉渐渐地迟钝麻木,鸡 蛋里竟能挑出骨头来;另一种情况,恰 恰反过来,遇到新同事,一打眼,如同大 街上碰到的一个人,甚而是觉得不顺 眼,不过,相处久了,莫名地就合了眼 缘,看出了种种好来。

看惯了,发现的多是长处,而一些 短,本来就短,自然规避,懒得看到,或 短得恰好。如同照镜子,原本的小眼、 塌鼻、嘴阔、额突,一日照三回,功夫不 负有心人,奇迹发生了,负负得正,完美 的搭配组合。自信是带有侵略性的,虽 然自信,有时亦盲目。

在公园一角,辟有一小块锻炼的场 所,置有单杠、双杠之类的器材,来公园 溜达的人,可在此活动活动筋骨,锻炼 身体。我很少去那里,一天,竟发现这 块场地,一眼扫到了单杠,感觉它立在 那里,等我很久了,一时兴起,阔阔胸, 下下腰,踢踢腿,纵身上了单杠,来了个 360 团身翻,做了两个大回环,正得意, 就听"啪啪"的掌声响起,随之有稚气童 声入耳:"这位爷爷好厉害!"听后一惊, 不觉大笑起来,差点落杠。

我40多岁,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不 曾想,在孩童眼里,我已被列入爷爷的 级别。不知孩子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不 过,言为心声,孩子道出了他的真实想 法。人的自知与他知,是不一致的,自 以为是一回事,客观是一回事。人贵有 自知之明,一个"贵"字,似含天机。

人年轻时,无不胸怀大志,那种空 洞的自信,就像漂浮长空的云絮,瞬息 万化,一阵风过,不见云影。对着镜子, 认识自己,却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 能做什么?比如为何读书,学生只会背 诵教科书给出的答案。社会是怎么回 事,多是听闻,便是自己的经历,也觉得 那不是真实的,总觉得远方存放着无限 的美好,却不知自己脚下亦是他人的远

我喜欢足球,有一段时间,对国足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知道他们的 水平如何,还是会自欺,总想着有奇迹 发生,足球是圆的,球场什么事都可以 发生,其实,球场上拼的是实力,运气亦 是实力的一部分。岂止是球场,生活亦 如此。俗话说的好,没有金刚钻,别揽 瓷器活。认识自己,直面自己,需要过 程,需要勇气。不是当了头,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出水才见两腿泥。

当初抱着改变世界的雄心,渐渐地 会发现,改变自己似乎更具实际意义。 世界不是用来改变的,亦难以改变。一 个人能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抱着想改 变什么的想法,或许原本就荒唐可笑 的。一位作家笔下有位闲人,他扛着铁 锨在大地上转悠,他能做的事,就是在 平地上挖一坑,堆一个小土包,改变局 部的一点地貌,又被岁月悄悄地复原。 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隐喻

人照镜子,已成为生活的习惯。照 镜子,为了自知,其实,没那么容易。自 知难,知人更难,难能可贵。

■方雨辰

栀子花香说徽因

沐浴,更衣,掩上房门,关上窗扉。 宽大的书桌上,一盏投下昏黄光影的台 灯,一张无瑕的纸,一支削出笔锋的铅 笔,一壶晶莹的茉莉香片泡白菊,一个 适合慢抿的琉璃杯,就这样想着那个出 现在梦里栀子一般的女子,林徽因。

白落梅说,林徽因是白莲,清幽淡 雅,不被红尘沾染分毫。我却不以为 然,莲的花借助水的柔韧之力堪堪撑托 起略显笨重的身躯已是艰难;细嫩的根 短小而脆弱,在水中无依地漂荡,稍有 不慎就可能擦伤消失于湖底成一缕幽 魂;它只能与周围的同病相怜者抱团取 暖,安土重迁,如果执意筚路蓝缕地向 着远方,最终只会形销骨立,逃不过残 酷的命运。

林徽因不是这样的女子,她有人间 烟火气,她有千山万水情,即使在波澜 中起伏,决不会笨重而吃力。就算在梁 思成与她有了隔阂,未来婆母至死都不 肯承认她,而挚友徐志摩远在天边,自 己因忧思与劳累高烧不退这样最凄风 冷雨的日子里,她也有最牢不可破的屏 障,来自心底的可以抵挡一切风雨的刚 强。愈后,她又重新回到那个与丈夫奔 波各地学习、考察并且相濡以沫的女强 人,又成为那个提笔写下"你是人间的 四月天"的笑看风月的才女。徽因看似

■明前茶

终生漂泊,居无定所,但她的心扎根于 生活的深厚土壤,如同鱼离不开水一 般,她离不开人间烟火。母亲的无能和 哀怨在幼年的徽因心底打下了烙印,她 不想要前途迷茫的生活,无论是事业还 是爱情,都要找到最合适的,所以她在 与徐志摩相爱康桥时还能冷静理智地 全身而退;在照顾身受重伤的梁思成时 感受到了真正关于家庭的责任,也找到 了来自一个家的踏实与温暖;在面对金 岳霖一辈子静水流深的默默守护时所 做的只有感激和沉默。她爱在四川养 病忙里偷闲的炊烟悠悠,爱在香山与朋 友围炉品茗的滢溪潺潺;虽然享受千金 不易清茶淡粥的生活,作为文学天才却 不是"学诗谩有惊人句",作为建筑学家 却不是空谈"危楼高百尺",留下名篇的 同时与梁思成一起走上追逐建筑梦的 长路,她设计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 碑,病时还笔耕不辍,完成校对《中国建 筑史》的工作。她决不会,也不需要像 莲一样与人苟且偷生,她在被世界抛弃 时,也只会发一封急信给徐志摩,与他 说:我很是挂念,你若是安好就立即回 一封信给我……仅此而已,寥寥数笔, 却让相知的两人无语凝噎,天涯的距离 也不过咫尺,可这辈子只能如此了,错 过便是错过,唯有这般不会酿成过错。

这便是她。依我拙见,栀子是她。 唯有江南温润的土壤对栀子最是适宜, 也唯有西湖这般钟灵毓秀才配得上出 尘的她,但在北方的瘠薄中栀子也从不 黯然离场,而是努力汲取营养,释放最 纯净的洁白;徽因生在江南,长在江南, 自是与江南契合得宛如天成,只是世事 浮沉中,她无法超脱,便学会在朦胧中 活出自我和通透。栀子在四月的花期 虽是不长,展现它的灵韵却是多一分则 长得让人没那么珍惜,少一分则意犹未 尽;徽因亦是如此,若是她一生宁静幸 福,便会让身边人少些对她的疼爱怜 惜,也不至让金岳霖守候了一生,若是 她早年在战火中消弭或是因病英年早 逝,此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能也不会 有须弥座的独特存在了。或许有点像 梵高,当灵感耗尽时,当冥冥中注定生 命要走到尽头时,曼珠沙华的凋零也是 必然的结局;又有点像黛玉,当她用尽 了眼泪时,当她还尽了情债时,会在清 冷的潇湘馆孤独死去。无论生前多么 才华横溢,但去了终究是去了,最初让 人觉得意外,时间沉淀后,把他或她在 脑海中整理时却是不会品出遗憾的。 栀子的香气正好,似乎有些懂得中庸之 道,不如百合那般浓烈而张扬,不如白 梅那般微弱而清高,它可望而可即,可

引得西湖边的戴着斗笠游湖的小姑娘 们驻足轻抚,也可引得田间劳作归家的 少妇掐下蓓蕾,插在陈旧木几上头的缺 了个角的暗淡的白瓷瓶中,厅堂从而明 媚。徽因自是与之类似了,她是才女作 家,但字里行间的烟火气让过客也为之 莞尔,她不似那雨巷里的姑娘的飘渺, 而让人感受着在擦肩而过后还能闻到 些零落的栀子香气的那般熨帖温润,总 是有那么多无形的巧合,爱极了四月的 徽因,把懵懂时的明媚热情留在西湖烟 雨中,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留在了那 年四月的第一天,如她自己写下的"四 月早天里的云烟"一般被春风吹散。无 论她生前取得了什么极高成就,都已是 过眼云烟,我只记得,在那个人间天堂 里,有一个女孩,像一朵栀子一样盛开 在杭州这座美得让人流泪的城市中,从 此,活出了自己,然后在那个她最喜爱 的四月里带着一生的完美悄然离去。

出神许久,茶已凉了,失神一笑,嘴 角轻扬,还是满上茶,拉开窗帘,对着天 上的新月无声举杯,敬数十年前也在这 样的月夜下漫步于康桥,漫步于清华学 堂的栀子一般的林徽因,敬"一身诗意 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和 今天想如她一样活出自己的自己。

■于世忠

第三个瓜甜

老乡拉来城里一车西瓜,我帮他卖 瓜。西瓜正是产销旺季,市场上卖瓜的 摊位很多,一个接一个。

老乡很会做生意。有人买瓜,他煞 有介事地搬上一个,左手托起,右手轻 轻拍拍,放下,再托起一个,拍拍再放 下。拍到第三个,好了,他嘴里一边说 着"这个熟得好",一边装袋、过秤、收 钱,然后送顾客满意地离开。又一个顾 客过来,还是前边那一套。一会儿工 夫,一车瓜就卖得差不多了。看看左 右,有的摊位还没开张呢! 是老乡的瓜 质量好,还是价格便宜?都不是,他的 瓜和左右摊上的瓜并无二致,他之所以 出手快、卖得好,据我观察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他卖瓜的技巧,尤其他那"第三 个瓜甜"的小细节,帮了他多半的忙。

我知道老乡是位有经验的老瓜农, 西瓜质量的好坏,无须挑拣,也无须手 拍,拿眼一看便知。再说,这些瓜都是 他在承包田里选择优质地块亲手种出 来的,天天侍弄,哪个熟,哪个不熟,他 了如指掌,只要摘了,没有欠生不甜一 说,闭着眼睛随便搬一个都是好成色。 可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施展如此手 法呢?

见我有疑问,老乡笑了,他说:"这 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卖瓜心理战。你 货再顶,不热情,不认真做给人家看一 看,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怎么会买你

我更是如坠云里雾中,这和直接搬

一个有什么区别吗? 他说:"有啊,区别大了。凡是来买 瓜的,都希望买一个好瓜,可他自己不 识货,把希望寄托给你,可你直接搬一

个给他,你的行动就告诉人家,你没有 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恰好,你又是个卖 瓜人,这就难免让人家不放心。"说话 间,一个女顾客过来了,他低声对我说: "不信你瞧着……"

女顾客问过价钱后,说要两个,让 老乡为她挑选,老乡选都不选直接搬起 脚底下的两个瓜放在电子秤上。女顾 客不高兴了,问熟不熟? 老乡说,不熟 不要钱。顾客仍然有所怀疑,过完秤后 他要老乡给瓜开个口看看,嘴里还说 着,她买瓜是用来招待女婿的,别是不 熟就麻烦了。老乡看我一眼,接着拿起 瓜刀,在西瓜上切了一个三角小口,然 后用刀尖挑出来在顾客面前晃一晃,然 后又回填回去。瓜瓤红彤彤的,一看就 是又甜又沙的那种。

顾客走后,老乡问我:"怎么样?如 果给她挑选三次,可能她不会让你开口 子。不是有句话叫货比三家吗,顾客货 比三家后来到你的摊位上,还要货选三 次呢,你一次选中给她,她怎么能接受 呢?这是大部分人的心理。"

哦,我懂了。美好的结果,需要辅 之以美好的手段。第三个瓜甜,不是虚 假的应酬,也不是故意的哄骗,而是生 活的技巧,是递给顾客的一张真诚的名 片。老乡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是在卖 瓜方面,他堪称一个合格的哲学家,一 个心理学家。

老乡的瓜快卖完了,我离开的时 候,他搬起一个顶大的西瓜往我车上 放,我赶紧制止了,我说:"第三个瓜甜, 你给我个不甜的算什么?"老乡笑了,我 也笑了。

井是老城一只眼

夏天,去小百花巷内买酸梅汤成为 我的一件赏心乐事,这里有一家酸梅汤 是用铜锅,用老冰糖与中药店里的乌 梅、甘草、陈皮及去核山楂古法熬制的, 出锅晾凉后点上桂花,再冷藏,酸甜可 口,隐隐可见一缕桂花与陈皮的清香浮 现其上。 而喝着酸梅汤,还可就近参观 附近的古巷,甚至能征得主人同意,入 院寻访几口古井,更能就近品鉴到酷暑 中的一丝清凉。

最古老的一口井早就过了百岁,而 它的井栏上,吊水的绳索竟磨出了手指 头那么深的绳印,令这口井看上去分外 沧桑。查了一下史料,这八角形的井栏 竟有836年的历史。井栏外侧刻着的隶 书依稀可辨,上书"普生泉""淳熙丙午 邵永坚建",说明这井栏为南宋古物,原 是围在江南名园瞻园内的普生泉上的, 后来不知何故,它演绎了一个"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传奇,被 移到小百花巷1号,护卫此地居民洗菜

淘米、汲水沏茶的一口老井。

时值盛夏,院落里四处可见凌霄花 在攀上屋檐,像一串串橙色爆竹一般怒 放。大爷养在水缸里的金鱼在活泼游 动,碗莲亭亭出水。井台已经被磨出包 浆,一位中年女性走了出来,手持收口 的尼龙丝网兜,网兜里放着一只洗得青 翠发亮的大西瓜,她将连接网兜的长绳 缓缓放入井中,并在长绳的这一头系上 一块青石。青石拉住西瓜,西瓜就在老 井中洗沐清凉去了。

井水的凉气透入瓜果,跟冰箱的效 果可不一样。冰箱冷藏一天,西瓜冷得 牙齿哆嗦,胃寒的人都不敢吃。而由井 水"湃"过的西瓜有一种微微的凉意,像 园林深处吹来的一阵儿微风,西瓜心依 旧可见糖分的结晶在微微起沙,可以去 暑,却不会冰牙伤胃。此地住户的冰西 瓜小技巧,让我觉得亲切,不由自主地 想起奶奶家的院落来。

当年,爷爷走南闯北做生意,省吃

俭用积了一笔钱,在上世纪50年代买了 城南一小块地,准备给全家人安一个 家。照老规矩,房子刚上梁,连屋顶上 的瓦和青砖地还没有铺,就要在院落里 挖口井,将井台用青石板铺好。井的年 纪比房子还要老上一年半载。

这口老井,就是故乡老城的一只水 灵灵的眼睛。我们小时,曾伏在井栏上

看过多少天光云影。 到了暑热天气,吃饭没有胃口,奶 奶就早早煮好绿豆百合汤,晾凉,灌在 洗干净的医用盐水瓶里,塞紧瓶塞,每 个瓶子放在一个尼龙丝网兜里,吊到井 水里去,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就可 以吃到冰凉的绿豆百合汤了。井水什 么都可以"湃凉",奶奶收获了院子里自 家种的水果:青梨、毛桃子、粗短的黄 瓜,或者买了大西瓜,一律洗净了装在 尼龙丝网兜里吊下去。等暑天太阳的 气焰微收,把"湃"在井里的瓜果打捞上 来,同时打上几桶井水来洗地,青砖地 冒出一股股水蒸气,很快,水迹蒸发,院 子变得凉阴阴的。

吃过晚饭,有人开着收音机听评 书,有人唱锡剧,有人负责切瓜分桃,有 人对周围孩子的吵闹充耳不闻,躺在竹 榻上,以芭蕉扇遮脸,酣然入梦。

水井台,就是这条小巷的邻里中 心。虽然水井是爷爷奶奶挖的,每年枯 水季也是他们出钱请人来淘井,但靠近 水井的院门白天是从来不关的。街坊 邻里虽然都用上了自来水,可讲究人都 嫌自来水有一股氯气残留的味儿,夏天 尤甚,他们打水沏茶、浇花、淘米,或要 借奶奶的网兜"湃"几只大香瓜,只要跟 奶奶说一声就行了。奶奶的想法很朴 素:"咱这里是江南水乡,井水越用越 有。有更多的人用,井水就是活的,水 才会一直好下去。"